

上孟 中孟 下孟

銅版
四書集註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孟子卷之一

中...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章

莖於耕反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諡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

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益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

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敘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

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

衆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

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

餼

乘古聲餼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祇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

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餼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

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

鐵音 祈采 音菜

繆 靡 幼反

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觀戴於已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表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

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

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

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

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

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並音慧。鹿音憂。鶴詩作鶴。戶角反於音鳥。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

亞述也。言天王戒以勿五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

澤貌。鶴。鵠。潔白貌。於。歎美辭。初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蓋由文王能愛其民

紀 婢 忽反

刃 切音

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

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臺音曷，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曰六

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梁惠王曰：寡人之

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

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

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

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郵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不

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

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

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

宸夏音從器音古滂音馬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無從不遠此時至冬乃後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器網也滂宸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網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搏節愛養之事也然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

持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又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五畝之

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音初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

下者人稱之曰王則乎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一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水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米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撒牲

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獲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自夫民衣食

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

補注

韻賡

武正

從洪

從凡

之飢

飢餓

從幾

之餓

饑荒

搢祖

本反

聲

治去

六反

粥余

瓜反

宸夏

朱廣 方泊 說直 用反 黔其 連反 左右 並去 聲裁 京本 作財 財裁 通用 賤音 震通 作振 復扶 又反

言盡法制品節之祥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華平表及刺之亦反。檢制也。美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

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

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有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

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

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

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

獸而食人也。厚欲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

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

從去 聲下 同

少去 聲數 音朔

民飢而死也。備音專為去聲。備從養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易窆，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備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本嘗有宰獸食人之心，然猶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

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北死

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後古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

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有所獲，反欲易皆去聲。梃，柱也。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

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

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致死也

彼奪其民時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謂敵國也

作通 才注 反論 聲去

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卒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

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夫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平七沒及惡平聲。證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

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音

能與之。王復問也。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

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

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

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

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微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貌。浡沛然雨威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

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孟子觀

及我 坊木 故音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七 廣益書局板印

晉及隨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後
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

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諱伋偃稱
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孟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
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

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
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也保愛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

聞之胡齧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

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觶若無罪而就死地

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觥音核舍上聲
觥音斛觥音遂

與羊聲胡齧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都也
觥觶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齧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

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玉見牛之觥觶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
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

而王之欲王齊識於此
而擴充之也愛猶各也王曰然誠有一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而王之欲王齊識於此
而擴充之也愛猶各也王曰然誠有一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別彼
列反
難去
聲

復扶
又反

不忍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若實有也。如百姓所識者非我之心不

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

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忍早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而以羊易牛。孟子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

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鑿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廢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

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

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

太坊
木作
秦下
同

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

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思足以及禽獸。而功不

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

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

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思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

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惟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

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

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為長之為去

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服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克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書許 六反 後去 聲下 齊 莊皆 反復 杖又 稱去 聲下 同鍾 直追 反度 字上如

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

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老事

凡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夏要

寡德之美。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

由親親雅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

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

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抑王興甲

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抑王興甲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

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穀。錄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

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曰。王之所大欲。可得

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獨坊 本作

菴音 利

疆坊 本作 強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

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羊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

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

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

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

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

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強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共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

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

若坊
本作
知

樂音
洛

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音朝

潮實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及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音章，意同。王曰：吾昏不

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音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

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為於度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

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

之從之也輕。音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

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

上 孟 卷一 梁惠五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衣去聲

為去聲 聞去聲

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在平聲為已理之義。在去聲後皆做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政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

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則篇。○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

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克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

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詔去聲。下同。好音好。篇內並同。

由坊
橋木作

○莊基齊臣也庶幾
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

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曰王之

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

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聞與之與爭聲樂樂下音洛孰樂亦音洛獨
樂不若與又無少樂不若與眾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為去
聲

此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

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頰
六反

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首也疾首頭痛也蹙頰也頰頰也
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卹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乎聲。同樂之樂音洽。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

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適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感百憂。則雖素以威英。韶虞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真德反。囿者。畜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中。故度開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

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音私。蕘音勞。芻者。芻也。蕘者。蕘也。與民同之。與民同也。

芻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麋音送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較計坊本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四

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

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園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闕阱坎地以陷獸蒼言陷民於死也○齊宣王問曰交鄰

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

王事昆夷音獯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犬王事獯鬻音獯句踐事吳

音獯鬻蓋音句音句仁人之心寬洪測懼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養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

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犬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

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備覆無不周備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

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郵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

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愚平聲疾視怒目而視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也小勇血氣所為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

予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遏詩作

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

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

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

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小忿則能卹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

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

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

下旅 字京 本作 莒

好音 浩

分去 聲

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郵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

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兵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兵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舞上舞。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舞皆山名也。連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潮音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狩舒救反有慈并反。述陳也。

省視也。斂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猶行郊野察民之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賈古縣反。今謂吳子時也。師眾也。二十

糞去 又反 糞音

備 糞音

樂音 洛

太坊 本坊 泰守 去聲 止復 址音

五百人為師者秋傳曰君行師從禮謂糞糞之屬明順目貌骨相也謗也惡怒也言民不勝其勞而
起謗怒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

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殺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說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

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

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

字徵涉里反招與詔同音勅六反成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庫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

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

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至其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止復 址音 去聲 泰守 本坊 太坊

扶又 反 治平 聲

費音 古 悴慕 醉反

坊本 氏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嗇

矣。富人哀此鰥獨。

吳季旌音。蛟鰥。枯頽。反骨。工可反。覺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共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任者之子。播百畝之教。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孥。息也。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歸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

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可也。楚國悽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思。思安也。

上 五 卷一 梁惠王 二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作民

人如

是坊

本作

如此

父京

本誤

難去

聲

問去

聲

去上

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揚也。處於也。故行言往達於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

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奉。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益感。

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維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豈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

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有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眾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

理其法似既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河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師

獄官也。其屬有御史。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

去

累魯
水反

論去
聲

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隨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勤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

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合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

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

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

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

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往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左

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亦至於用刑亦以此進退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

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齊宣王問曰湯

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繼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曰臣弑

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

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

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

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

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官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眾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

云坊本作曰

復扶又反

王曰至從我十我十字句治平聲

人彫琢玉哉鑑音滋 璞玉之在石中者鑑三十兩也玉入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

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逼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

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

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

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

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猶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要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

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

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

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

當平聲

問去聲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二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

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

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虎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語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底，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

礎許 偉反 見形 白反

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

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

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繫也。重器，寶器也。遷，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焉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

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

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

井去 聾

按正韻凡闕字從門俗從門

展轍音

論征伐則必科刑武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聞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闕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闕胡聲也穆公鄰君也 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怒其上

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

而後得反之也君何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飢餓輾轉而死 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郵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 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郵其

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謬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

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字聲 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

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

上 孟 卷一 梁惠王 二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是**可為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滕文**

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僞已而恐也**孟子**

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

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

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今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

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徵幸於其所難必**○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

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

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獨音 遍天 音泰 下並 同 坊本 造下 有也 令平 聲 坊本 無但 字

捨金音

論去聲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

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

歸市。人眾而爭先也。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

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天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遠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

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犬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犬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

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

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

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

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

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

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

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任於

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求見也嬖人有臧倉

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及尼女乙

處音 軒

反馬於處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感哀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反。公孫丑孟子弟子。

相去

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五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

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

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

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曾子六反。乾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

乘音

西曾子之孫。慈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艱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說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西之所

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為去聲。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

易音 吳

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與字舊。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過。反

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

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

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纔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

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

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

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朔。鬲音隔。又音懸。輔相之相去聲。猶

方之猶與由連。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

王音

和音

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

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

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

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王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皆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

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駟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

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

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

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

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

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子四十而不惑

心責責奈、孟責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責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自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撓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

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勳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 北宮姓勳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

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服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

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 孟姓施發語舍名也會合戰也會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

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

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 勳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為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

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勳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

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衡平

斷音 將去聲

躡音 志

人吾往矣好去聲憐之瑞反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孟施舍之守

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文詳之曰

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

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

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

則當登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決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

而反動其心夫音扶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五 廣益書局校印

顛蹙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慕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

養吾浩然之氣惡乎聲 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

之所以然也浩然成天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

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惛然不顧而已爾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

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本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

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壘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有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

子曰天人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歐然而餒卻甚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為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之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懼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

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

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等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

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裕乃由事皆合我自反常真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我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

舉音

夫音 扶本 問下 有養 字 問去 聲 飲音 坎

自反不真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言心不知此理乃曰仁內表外而不復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

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子助苗長矣其子趨

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

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聲揠

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上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史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

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免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氣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

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強何謂知言曰詖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詖彼

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波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

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於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眾人之中。則不能辨矣。 **宰我子貢善為**

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

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

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

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

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

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

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一不欺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

處音

相去聲

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

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

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者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

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黨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

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曰然則

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之心之止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自之大者惟在於此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

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

與之明共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九 廣益書局校印

也蓋堯舜治天下尺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道其情者而見其德莫若夫子之威也有若曰豈惟民哉

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

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 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同皆異於眾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 程子曰孟子

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天國以德行仁

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亦無是心而備其事以為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

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而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膽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膽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玉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 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改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

走楚 宜反 太坊 本作 泰 出於 俗本 索色 角反

鄭坊

鄭本作

聾聵上

鴉反 脂反 鴉音 榜茸 七入 反

遺音 換

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

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

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聞音蘭。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強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

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

之。徹直列反。主音杜。綢音稠。繆武處反。詩幽風。鴉鴉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茸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我也。自謂也。言我之備慮詳密如此。今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高巢，如

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慮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教音傲。音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

之屬。承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者，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逸。還，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復傑才。德之異於眾者。市廛而不

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

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

其路矣。解見前篇。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

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典存亡。惟天所命。不敗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為

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

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

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眾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於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

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

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怵音黠。內讀為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

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孺子見孺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

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

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

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結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

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

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意則其自新又新猶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會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聖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

玉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夫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夫人唯恐不傷人。函人

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夫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

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

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馬於度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智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

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為仁。亦

處長

聲並上

玉音

已本坊

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

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齊聲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吾人規如諱疾而忌賢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

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

於人以為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為之有未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强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日也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子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為善是與

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使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

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問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

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

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

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朝音潮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也屑趙氏曰潔也

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巳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

裋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

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佚音逸袒音坦裼音錫標魯果反程音呈馬能之馬於度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

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道休放棄也沉困也憫憂也爾為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

露臂也裸袒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罔皆違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窄字格反

王相
並去
聲

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
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至子。孤虛。至禡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

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喜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

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

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

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

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

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朔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 孟子亦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名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

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

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 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

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

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字聲孟仲子趨 氏以為孟子之從昆

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來辭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

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

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

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

從去 聲

我敬王也

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

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

夫禮若不相似然。

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

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

我以吾義。吾何慊彼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

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

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與平聲，慊口管反，長齊。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

足為恨為尤，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西云：天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

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樂音洛。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若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

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

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湯之

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

管仲者乎不為管仲字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教其言如此 此章見賓師不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醜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醜七十鎰

而受於薛醜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

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

孟子曰皆是也皆通於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

曰醜贖予何為不受贖徐刃反 贖 送行者之禮也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

為兵醜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若於齊則未

有處也無處而醜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度反 無遠行

逸 鎰音

坊本 以金 醜為 孟子

兵備

一旬

行音

大妨
本作

風去
聲

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

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邑邑也戰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

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

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

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者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

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

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為王之為去聲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故以風曉焉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

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經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為

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蚘音連意鳥花反為去聲與平聲蚘鼃齊大夫也靈邱齊下邑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

言謂士師近王得以
誅刑罰之不中者 蚘龜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為

蚘龜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識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志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

子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然裕見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遠當於理而已○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

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

言行事也蓋古蓋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驪孟發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

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夫音扶 王驪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

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

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及美然孟子仕於齊每歸葬於魯嬴齊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慮也木棺木也它通以美大去也曰

喪去聲

使去聲下 同還 似言 反

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

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古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人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

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

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悅

乎。比。必。二。反。悅。音。效。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悅。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迷終之禮所當得。而不自量。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

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

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

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侯為官也。士即從仕之

也。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

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

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

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

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前。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不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

乃殺其父。虜其子弟。而後燕人呼之。乃以是歸答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

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

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鮒。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

使管叔與弟蔡叔在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

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

處音
杵

坊本
從下
無而
字
文去
聲

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當貴而已，故舜得以其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遽探其凡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

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實不能

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遠非父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畏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則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有明矣。○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

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

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音。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

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二十五

廣益書局校印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

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

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壘。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

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壘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

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

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

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於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

為去聲下同隱於新及隱恣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

惡去聲

公

繆 音嗣
穆 音坊
意 本
作 義

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 齊或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

侯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意不為答亦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 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

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

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 尹士齊人也干求 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 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

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 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

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

予所說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文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二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

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色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

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

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憚憚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情而荷黃者所以為果也○孟子

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

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

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八德業間豈可名於一世者

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

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

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權 倦音

擊 問去

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過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不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曰非

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

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

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上

孟

卷二

公孫丑

三十

廣益書局校印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世子也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所秉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

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有未有不善喜惡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非皆先是非皆先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

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為聖賢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後來求見益恐別有卑近勇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不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成

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

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醜古瓦反 成醜人姓名被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數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

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渾上 聲汨 晉骨 懈居 溢反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回反眩音縣絕猶哉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

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其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

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

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

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

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

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

人三代共之

齊竟疏所居反飭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

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去其違者豈曾子嘗謂之以古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麻也屬布也飭庶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責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

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

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勝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勝請魯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

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謂然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

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

聲復扶又反歡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賈賈之於己已察幸六卿之喪也歆飲也深墨甚黑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

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

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

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教未有命全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其

亡坊
本作

伏坊
本作

上

孟

卷三

滕文公

三

廣益書局校印

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克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克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方亦不可輕也及其斷衆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

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並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幽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綯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因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己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

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

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

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勅列反藉子夜反口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

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真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

授坊 果作

用於反

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實什一者實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

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

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

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養去聲惡孽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壘也盈滿也盼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

出息以償之也蓋之以足夫音扶孟言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取盈之數也雅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五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

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

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雨子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

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圃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

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

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垂暨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

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

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

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貧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

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

分并 並去 聲

時坊 本作 世 效去 聲 與 同 災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做法者蓋如此以
此推之當時非唯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

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予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 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比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

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 而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 方里而井井九

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

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有文

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 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藉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

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察熱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

措之耳嘗曰仁政必有經界始貧富不均救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墾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

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

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效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教舊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

上 孟 卷三 滕文公 七 廣益書局校印

角反 振竹

慶七 亂反 怪 壞音

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相履織席以為食

音聞神 衣去聲相

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古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慶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相和拯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費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

以起土耒其柄也陳

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食

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瘡喻 首孫亞干

釋○饗食熟食也朝曰飨夕曰食言當自設饗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

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械下
飛反
屬音
蜀

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甌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舉平聲釜所以煮飯所以炊爨無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入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

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

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

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甌之屬也陶冶者治為釜鐵者釜止也或謂屬上而舍

謂作陶冶之處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

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

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

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當堯

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

禹音

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

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

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

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滄音

子禮反澤從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乎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汎濫橫流之貌暢茂長成也繁殖眾多也五穀稻稷粟稷來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

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鈞盤曰南洋濬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

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

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教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皆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

上勞
上來
如字

楊公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番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直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違言其實有秉義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

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分人以財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

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難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

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

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

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

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

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及諸夏禮義之教也。變

夫變化倍毀之人也。變於夷及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蒙昧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

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

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景。一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家

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

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馮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

之，亦異於曾子矣。

馮亦作鵠。古反。馮博勞也。惡聲之為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

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

靡，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閔宮之篇也。膺擊也。

丁中 耕反

又音

六反

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德文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

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

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

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通市井故許行又託於仲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辦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少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

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

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

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菴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從五倍也什百千萬皆倍數也此比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有然之理具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

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

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闕墨

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

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

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

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

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語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徐子以為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

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匐，北反。若保赤

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遊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

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

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忘者。此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

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

樓音 婁音 音姑 樹俱 官反 寵處 紅反 譽音 頊覆 敷救

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薰裡而掩之。掩之誠

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蝻音納。噉楚怪反。泚此禮反。晚音詣。為去聲。薰力追反。裡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

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柔也。登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蝶。蝻食之也。頹頹也。此泚然汗出之貌。脫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推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及覆也。薰土籠也。裡王譽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閔者有頃

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感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滕文公章句下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

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

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田獵也。虞人守苑圃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葬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下不可往見之意。

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下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

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和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

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

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

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

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

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譬言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過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吳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學奚不能也。貫。習也。

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

力作坊而兩執於其本力

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

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行張

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行張儀皆疑人怒則說

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烏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馬於度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

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何歎苟容竊取權勢為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

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湯

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威。但見發巧之徒。得志橫行。氣使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

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德反質與執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任而事君也皇

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

也後章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

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

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

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威音成繅素刃反血武永反禮曰諸侯為籍百畝免而肯絃躬耒末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於公桑蠶至奉繭以示於君

遂獻於夫人夫人副禱受之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粟在器曰臧牲殺牲必持殺也血所以覆器者出疆必載質何

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為去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

籍秦 昔反 絃音 宏南 古典 反禱 音暉 黼黻 音斧 弗

共坊 本作 供

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

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灼音酌陳去逆及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任國謂君子遊

宦之國實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

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

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

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音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

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

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

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也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

匠人木工也輪人與人車工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

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當音訓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

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

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壞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訓○壞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萬

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

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

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

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

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

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或音成往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訓要平聲餉式亮反○萬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毫魯湯之民其民為民也殺也餉以饋也書而書仲地之語

虺許
惟反

也仇鈞言與
餉書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
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

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

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而弔

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
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

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

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特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言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匪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
士女以匪賊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南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
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辱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

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
吞虜揚彼紂之疆取其殘賊而殺伐之

成音

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先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

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

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高何懼國之足畏故苟不自治而以疆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

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

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曰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

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

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

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

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薛居州亦宋臣言小人之功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

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

使去
聾音
奚

可京
本作
不之

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于木。魏文侯時人。

泄柳魯人。時人文侯終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文侯為已甚。過甚也。迫請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

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勦。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來見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其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曾子曰。脅肩諂笑。病子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

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貌。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決不及者。淪於汗賤而可恥。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者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商賈之稅也。已止也。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

上

孟

卷三

滕文公

二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

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

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好去聲下同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 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汎

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

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 下下地上高也 營窟穴處也 書虞書大禹謨也 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 警戒也 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洧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

之洧側魚反 掘地掘去壅塞也 洧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涯之間也 險阻謂水之汎溢也 遠去也 消除也 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

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

又火

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也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

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

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

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相去聲奄平聲一魯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天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殺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當王法

傳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積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若滌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憾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

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

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聲孽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偏滿害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

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

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

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

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

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

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

并上聲

良狄篡弒之禍。故孟子稱權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

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偏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

而度聖賢之心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

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鳥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子陳仲子。質齊人。廉有分辯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螬蠅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

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

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壁薄尾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眾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

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

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

如胡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纊音虛辟纊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

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

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駢駢者為哉他日其母

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頻顛與翠同顛與蹙同子六反慈乎聿駢魚一反哇音哇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米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己仲子也貌貌聲也頻顛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

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

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

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具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

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

民國六年
二月校正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離婁章句上凡二十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古之明目者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也師曠魯之樂師知音者也六律截竹為筒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鐘大蕤鐘洗蕤賓夷則無射為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為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

也范氏曰此言治天下不可無法度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

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開音聲 仁心愛人之心也仁聞者有愛人之聲聞於人也先王之道仁政是也

廟以麋為犧牲斷死刑必為之涕泣天下知其慈仁可謂有仁聞然而宣王之時齊國不治武帝之末江南大亂其故何哉有仁心仁聞而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

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程子嘗言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務法平憤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雝麟趾之意然後可以

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

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率循也章與法也所行不過差遺忘者以其猶用舊典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簡音 同大 音恭 蕤蒼 木反 洗先 上聲 從儒 追反 射音 亦開 去聲 假本 作嘉

殺去聲

揆度之度音鐸

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

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勝平聲 準所以為平繩所以為直覆被也此言古之聖人既竭耳目心思之力其猶以為未足以徧天下及後世故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窮而仁之所被者廣矣 故曰為高必因丘

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上陵本高川澤本下為高下者困之則用力少而成

功多矣鄒氏曰自章首至此論以仁心仁聞行先王之道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惡於眾也仁者有仁心仁聞而能擴而充之以行先王之道者也播惡於眾謂貽患於下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

信道王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此言不仁而在高位

之禍也道義理也揆度也法制度也道揆謂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法守謂以法度自守王官也度即法也君子小人以位而言也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有此六者其國必亡

其不亡者其不亡者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

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上不知禮則無以教民下不知

學則易為亂鄒氏曰自是以惟仁者至此所以責其君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蹶居衛反泄之制反詩大雅板之篇蹶顛覆之意泄泄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

現見音

示謚音

聖舊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

泄泄猶沓沓也

沓徒合反 沓沓即泄泄之意蓋孟子時人語如此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

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非詆毀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

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為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有敬君之至

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鄭氏曰自詩云天之方蹙至此所以責其臣○鄭氏曰此章言為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也

○孟子曰規矩

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

至極也人倫說見前篇規矩蓋所以為方員之理猶聖人盡所以為人之道

欲為君盡

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

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法堯舜以盡君臣之道猶用規矩以盡方員之極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堯舜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

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

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二端之外更無他道出乎此則入乎彼矣可不謹哉

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幽暗厲虐皆惡謚也苟得其弊則雖有孝子慈孫愛其祖考之甚者亦不得廢公義

而改之言不仁之禍必至於此可懼之甚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詩大雅蕩之篇言商紂之所當鑒者

中

孟

卷四

雜要

三

廣益書局校印

近在夏桀之世而孟子引之
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

以不仁

三代謂夏商周也禹湯文武以
仁得之桀紂幽厲以不仁失之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國謂諸
侯之國天子

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

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言必
死亡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惡去聲樂音洛強上聲此
承上文之意而推言之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禮人不答反其敬

治人之治乎聲不治之治去聲我愛人而人不
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智敬放此

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不得謂不得其所欲如不親不治不答皆是也反求諸己謂反其仁反
其智反其敬也如此則其自治益詳而身無不正矣天下歸之極言

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解前篇亦
承上章而言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

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恒胡登反○恆常也
雖常言之而未必如

其言之有序也故推言之而又以家本乎身也此亦承上章而推
言之大學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修身為本為是故也

○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做音

朝音

以女如守香坊本音婚般去聲

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參丘邑人祝辭桓公曰願王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意蓋如此慕向也心悅誠服之謂也沛然感大流行之貌溢无滿也蓋巨室之心難以力

服而困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而吾德教之所施可以無遠而不至矣此亦承上章而言蓋君子不患人心之不服而患吾身之不修吾身既修則人心之難服者先服而無一人之不服矣林氏曰戰國之世諸侯失德巨室權權為患甚矣然或者不修其本而遽欲勝之則未必能勝而適以取禍故孟子推本而言惟務修德以服其心彼既悅服則吾之德教無所留礙可以及乎天下矣喪度所謂韓弘與疾討賊承宗於前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特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故國

正此類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

德則但以力相役而已天者理勢之當然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

女於吳文去聲引此以言小役大弱後強之事也今出令以使人也受命聽命於人也物猶人也女以女與人也吳繼吳之國也景公羞與為昏而畏其強故涕泣而以女歸之今也小國

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言小國不修德以自強其衰無意殺皆若

效大國之所為者而獨恥受其教命不可得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世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

必為政於天下矣此因其愧恥之心而勉以修德也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舉世而行之所謂師文王也五年七年

兵程子曰五年七年聖天度其時則可矣然凡此類學者當思其作為如何乃有章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

唱 覺音

逝音 誓

係 系音

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

可為眾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裸音濯夫音扶好去聲詩大雅文王之篇孟子引此詩及孔子之言以言文王之事麗數也十萬曰億侯維也商

士商孫子之臣也膚大也敏達也裸宗廟之祭以鬱鬯之酒濯地而降神也將助也言商之孫子眾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凡此商之孫子皆臣服于周矣所以然者以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故也是以商士之膚大而敏達者皆執裸獻之禮助王祭事於周之京師也孔子因讀此詩而言有仁者則雖有十萬之眾不能當之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不可為眾猶所謂難為兄難為弟云爾今也欲無敵於天下

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恥受命於

大國是欲無敵於天下也乃師大國而不師天子是不以仁也詩大雅桑柔之篇逝語辭也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自濯其其乎此章言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孟子曰不

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

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安其危利其菑菑不知其為危菑而反以為安利也所以亡者謂荒淫暴虐所以致亡之道也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夫其本心甚其顛倒錯

亂至於如此所以不可告以忠言而卒至於敗亡也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

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水名纓冠系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

濯足矣自取之也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於民之坊作人音錯潮音黿音

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夫音扶。所謂自取之者。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解見前篇。此章言心在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

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

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之所欲皆為致之如泉欲飲民之所惡。

則勿施於民龜錯所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此類之謂也。民之歸仁也猶水

之就下獸之走壙也走音奏。壙廣野也言民之所以歸乎此以其所欲之在乎此也。故為淵鰍魚者獺也為

叢毆爵者鷓也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為去聲。毆音驅同。獺音同。雀謂諸延反。淵深水也。獺食魚者也。叢茂林也。鷓食雀者也。言民之所以去此以其所欲在彼而所畏在此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毆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好為王。並去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王去聲。

艾草名所以艾者乾久益善夫病已深而欲求乾久之艾固難卒辦然
自今畜之則猶或可及不然則病日益深死日益迫而艾終不可得矣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此之謂也詩大雅秦桑之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言今之所為其何能善則相引以陷於亂亡而已○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

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

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猶棄也非猶毀也自害其身者不知禮義之為美而非毀之雖與之言必不
見信也自棄其身者猶知仁義之為美但溺於怠惰自謂不能行與之有為

必不能勉也程子曰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惡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
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此所謂下愚之不移也

仁人之正路也仁宅已見前篇教者宜也乃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由哀哉舍去聲○曠空也由行也○此章言道本固有而人自絕之是可哀也此聖賢之深戒學者所當猛省也○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

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爾爾古字通用勿去聲○長上聲○親長在人為甚通

親之長之在人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則遠且難而反失之但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則天下自平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

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

漸子
廉反

也坊
本也
吳作

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獲於上得其上之信任也誠實也反求諸身而其所

善之所在也游氏曰欲誠其身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學至於誠身則安往而不致其極哉以內則順乎親以外則信乎友以上則可以得君以下則可以得民矣是故誠者天之道

也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亦然也思誠者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至誠而不動者

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極也楊氏曰動便是驗處若獲乎上信乎友悅於親之類是也此章述中庸孔子之言見思誠為修身之本而明善又為

思誠之本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乎子思者亦與大學相表裏學者宜潛心焉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

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去聲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即文王也紂

命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太公姜姓呂氏名尚文王發政必先鯨鯨孤獨庶人之老皆無凍餒故伯夷太公皆就其養非求仕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

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馬於度反二老者伯夷太公也大老言非

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當德皆尊如眾父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肅何所謂諸侯有行文王

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七年以小國而言也大國五年在其中矣○孟子曰求也

長上聲

京本暗與上無其意

中 孟 卷四 離婁 九 廣益書局校印

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宰家臣賦猶取也取民之粟倍於他日也小子弟子也鳴鼓而攻之聲其罪而責之也由此觀之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之強戰爭地以

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

不容於死為去聲林氏曰富其君者奪民之財耳而夫子猶惡之况為土地之故而殺人使其肝腦塗地則是率土地而食人之肉其罪之大雖至於死猶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

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善戰如孫臏吳起之徒連諸侯如蘇秦張儀之類

類辟闢也任土地謂分授民使任耕稼之責如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之類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

能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子音牟瞭音了眊音耄

也眸子目瞳子也瞭明也眊者蒙目不明之貌蓋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曾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馬於度反廋音搜廋匿也言亦心之所發故并此以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然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

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

偽音位

贖賓上聲 懇悝音恢

遠去聲

救與上聲 拘同

爭去聲 下同

笑貌為哉惡平聲。惟恐不順言惡人之不順己聲音笑貌偽為於外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

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

援受不親禮也與平聲。援音爰。淳于姓髡名齊之辯士授與也。受取也。古禮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援救

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者也。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言今天下大亂民遭

之不可守先王之正道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言天下溺惟道可以拯之。悲者嫂溺可手援也。今子欲援天下乃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章言直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為失已。公孫丑曰

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親教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

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

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教子者本為愛其子也。繼之以怒則反傷其子矣。父既傷其子之心又責

其父曰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則是子又傷其父也。古者易子而教之易子而教所以全父子之恩而亦不失其為教。父子之間

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朋友之道也。王氏曰父有爭子何也所謂爭者非責善也當不義則爭之而已矣父之於子也如

何曰當不義則亦戒之而已矣 ○孟子曰事孰為大守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

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

之聞也 守身守其身使不陷於不義也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亦不足以為孝矣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

為守守身守之本也 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身正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

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

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 養志聲復扶又反○此承上文事親言之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母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

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 事親若曾子者

可也 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程子曰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為有餘哉 ○孟子曰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

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適音適間去聲○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徐氏曰格在物之所取

坊本 平下 有矣 字

分去 聲

誦與
音責

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閣字上亦當有與字。言人君用人之非不足過，謹在政之夫不足非，間惟有大人之德則能格其君心之不正，以歸於正，而國無不治矣。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程子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與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也。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害，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然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德，則亦莫之能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

求全之毀。

虞度也。呂氏曰：行不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求全之毀。毀譽之言，未必皆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遠為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為進退。

○孟子

懲音
呈

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易去聲。人之所以輕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責故耳。蓋常人之情，無所懲於前，則無所警於後，非以為君子之學，必俟有責而後

不敢易其言也。然此豈亦有為而言之與？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好去聲。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

不復有進矣。此人之大患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子敖王驥字。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

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

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長上聲。昔者，前日也。館，客舍也。王驥曰：孟子所不與言者，則其人可知矣。樂正子乃從之行，其失身之罪大矣。又不早見長者，則其罪又有甚焉。故孟子子姪

以此責之。

曰：克有罪。

陳氏曰：樂正子固不能無罪矣。然其勇於愛責如此，非好善而篤信之，其能若是乎？世有強辯飾非，聞諫愈甚者，又樂正子之罪人也。

○孟子謂樂正

強上
聲

中

孟

卷四

離婁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舖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舖

啜也。舖博孤反。啜昌悅反。徒但也。舖食也。啜飲也。言其不擇所從。但求食耳。此乃正其罪而切責之。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趙氏曰。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

以為猶告也。為無之為去聲。舜告則不得娶。而終於無後矣。告者禮也。不告者權也。猶告言與告同也。蓋權而得中。則不離於正矣。范氏曰。天下之道。有正有權。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當道入皆可

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蓋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父非替。賤子非大舜。而欲不告而娶。則天下之罪人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仁主於愛。而愛莫切於事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從兄。故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其實負不越於事親從兄之間。蓋良心之發。最為切近。而精實者。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其意亦猶此也。 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

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

之舞之。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斯二者。指事親從兄而言。知而弗去。則見之明。而守之固矣。節文。謂品節文章。樂則生矣。謂和順從容。無所勉強。事親從兄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之有生意也。既有生意。則其暢茂條達。自有不可遏者。所謂惡可已也。其又威則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矣。此章言事親 ○孟子曰。天下大悅

從兄。良心真切。天下之道。皆原於此。然必知之明。而守之固。然後節之密。而樂之深也。

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

從音
叙

底京本之

獨反

按洪

武正

韻止

鄭二

晉

共音

恭為

去聲

錫胡
考反

可以為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與之一而未始有違人所難也
為人蓋泛言之為子則愈密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

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瞽瞍舜父名底致也
豫悅樂也瞽瞍至頑

嘗欲殺舜至是而底豫焉書所謂不格蓋亦兇若是也蓋舜至此而有以順乎親矣是以天下之為子者知天下無不可事之親願吾所以事之者未若舜耳於是莫不勉而為孝至於其親亦底豫焉則天下之為父者亦莫不慈所謂化也子孝父慈各

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所謂定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非止一身一家之孝而已此所以為大孝也 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老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閩而善

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哉其君子哉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
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地近吹夷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地之

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先聖後聖其揆

一也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適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

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委反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孟子曰惠而不

知為政惠謂私惠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杠音江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及九月也周十二月及十月也及令曰平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沍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度反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言能平其政則

出行之際除行人使之避己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言每人私思以悅其意則人多自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

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群臣可謂邀戕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

相待一體恩戕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無猶有養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

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為問曰諫行言聽

聲去

反音

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

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剗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

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

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魯銅鑿也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

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王君人君義亦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篇直戒

小異耳○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

為是○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

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適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養。陶煥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己也。若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遠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孟子曰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

○孟子曰言

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己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

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信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至於義則信果在其中。至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

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

事

養去聲。○事生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

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

造字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造則

處音 梓

誘音 又

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要近而非一處也。造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春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

無益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
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飲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闕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

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王去聲服人者欲以取
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

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頹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

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詳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
者不祥故蔽賢為不詳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

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亟數也
水哉水哉數美之辭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

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放皆上聲原泉有原
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

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
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荀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

集溝澮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
澮下各反

聞去聲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春恥其無實而將不
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隙等十患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

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言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

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

物之所以必實存於此眾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勵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

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惡好皆去聲○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

湯執中立賢

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

忘德之威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此承上章言舜因厯叙聖

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意動揚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並賢湯却世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威亦非也聖人亦無不威

○孟子曰

強上聲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疏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秦穆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春秋

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宣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杌音迭杌音兀 乘義未詳

趙氏以為與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默名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戾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又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官也竊取者

諫辭也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彌意亦如此蓋言斷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毋復不能贊一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應叙奉聖固以孔子之事繼之

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持言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猶

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袒免親同姓也六世親屬場矣服窮則道澤寔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子雖未得

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益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此又承上三章應叙舜禹至於周孔而自是以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及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

傳去聲

免音問殺音曉

西華受五東之鼎是傷康也母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

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

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薄江反惡平聲。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蒙自立後為家眾所殺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鄭人使

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

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

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

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

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

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

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

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河反矣夫夫尹

操柔
上聲

塵坊
本作
層按
正韻
歷曆
通用

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來去聲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其取友必正故度度公必不害已
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棄夫四大也孟子言使舜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放之則必無違
蒙之禍然美尹蒙之賊蒙乃逆情廢斯雖全私恩亦
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益持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

而過之西子美婦人家猶冒也不潔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劍皆反惡

人醜貌亦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

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迹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見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

天者必有驗於人也然其所言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

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並去聲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

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

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

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也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

行音 杭

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

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 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

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

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放以我為簡不

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溢其祭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歷更涉也 位他人之位也 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 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

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

施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有人於此其待我

以橫逆則君子必有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

哉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 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有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自反而忠矣其

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

於禽獸又何難焉難音聲 奚擇何異也又 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

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

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 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禹稷當平世三過其

門而不入孔子賢之事見 前篇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 樂音洛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 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 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

易地則皆然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 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

處音 并

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高樓鄉鄰有鬪者被

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頑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

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

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

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

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

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

孝也章子於一有是乎好養從曾去聲很胡鑿反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

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

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

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夫章之夫音拔為去聲。屏必并反。唇去聲。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其心以為不

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眾所惑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

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

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

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

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與云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

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誠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實不與臣同。

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

此意如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

子子思易地則皆然。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

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謂古堯舜。儲子齊人也。竊竊視也。聖人亦人。且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

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

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

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

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

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施音逸。又音異。墻音墻。施施。施字。章音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奢也。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墻。家也。顧。望也。訕。怨也。施。喜悅自得之貌。由君

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越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終

訕山
去聲

孟子卷之五

夏曰昊天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秋曰昊天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

也號年聲也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之昊天號泣于昊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為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

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昊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

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我

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忍苦八反

共平聲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忍無慈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罪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

呼去聲

呼去聲

人無所歸

為去聲。帝，竟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國。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遠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

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

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

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

之矣。

少好皆去聲。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念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踰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眾

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不順乎親之心，為己愛，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

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

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

銀 驚音

人妻 之妻 如字

去上 垂上 聲 空音 孔 肩淳 上聲 彌音

也意直類反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懣懣怨也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告則不聽其是廢人之天倫以懣怨於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

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

得妻也妻字聲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拊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

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

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

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孤都禮反忸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拊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得不死復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隱空中出去即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弼調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坐在牀彈琴益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愛則愛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曰然則舜偽喜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

中 孟 卷五 萬章 三 廣益書局校印

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畜許六反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圍圍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

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齊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遇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萬章

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

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

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

在他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

地部
鄙反

見音
現

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

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流徙也。共工官名。驩人名。二人比周。相與為黨。三

苗國名。負固不服。殺其君也。誅焉。又方命。比族。治水與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昇平。即有庠之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使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

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

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孟子言象雖封為有庠之君然

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為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產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親也。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益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感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

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

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其覺孔子曰

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

素本 弟子 下有 也字 不安 下有 之字

星 日 示

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

年喪，是二天子矣。朝普湖波魚反。威丘蒙孟子弟子語也。古語也。感聲感不自安也。及反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下之事耳。

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益古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徂落。遏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

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善福也。率攝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後

使不均之勞。公三事而不得養其父母。馬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遠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意。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道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享而非真無道民也。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

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者尊。言替瞽既

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子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書曰。祗載見替瞽夔

夔。替瞽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魂。齊側管反。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眾敬謹恐懼之貌。

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替瞽。往而見之。敬謹如此。替瞽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替瞽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成丘蒙之說也。萬章曰。堯以

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萬章問而孟子答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

乎。諄之淳反。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

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行之
行舜
之行
如字

祗載見替瞽夔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
 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
 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
 已矣。暴步下反下同。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合上必用之。
 舜為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

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

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

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

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大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

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秦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

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

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

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

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

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陽城箕山之陰皆高山下深谷中可藏處也啟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

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

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

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 孟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孟子因禹益之事應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

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

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有天下伊尹相湯以至於天下湯崩太丁

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

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

己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又曰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湯崩時外丙方二

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彙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商所都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

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此復言周公所以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

附書

京本於下六字為白差楚宜反長上聲怪

更師
衡反
腰反
證反

處音
科

其義一也。禪音檢。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字聲下同。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

之賤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

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

莘國名樂免奔之道者謂其許請其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革芥之亦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

道哉。區五高反又戶驕反。區區無欲自得之貌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

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

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我身親見之哉。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

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

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天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蒙昧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內之溝中。其有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

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書曰。昔先正係衝作我先王。曰子弗克復。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

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春時之不同。義則一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

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

矣。行去聲。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乎。遠謂隱通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行。雖不必同。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吾聞其以

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此語。

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商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

載皆始也。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遜與

子正

陽音
奉音
聞與

易去
聲

向式
亮反
聞去
聲

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瘠於谷反且七余反好去聲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

瘠疽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
所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善造言生事之人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

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

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

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癰如字又音擊顏讎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鄒彌子衛靈公幸臣
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

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
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

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阮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要平聲不悅不樂居其
國也桓司馬宋大夫向魋

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侯名鳳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齊人饋女樂以間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司馬
魋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阮羅猶擇所主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待人之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

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
其類故觀其所為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萬章問曰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

既物以類中

孟

卷五

萬章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食音耐。好去聲。下同。百里奚，虞之賤臣。人言其有實於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以千秦穆

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求去聲。虞魏晉國名。垂棘之地所出之璧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乘四匹也。魯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

此物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為晉所滅。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謂汙也。可謂智乎。不可

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

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

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嚮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相去聲。自燒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其賢又如此，必不

肯自嚮以成其君也。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為之。如百里奚為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也。

飯扶 既反

并去 聲令 平聲

萬章章句下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

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

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

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音舉朝音潮橫讀不循

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

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

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非君

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

厚音

美

二

心

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

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敦也。敦，厚也。餘見前篇。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

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

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浙先居反。接，猶承也。淅，漬米也。漬米將炊而欲嘗之，速故

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言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韋，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小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為己貴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

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為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蕭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土

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脉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

思去聲

稅與脫同

詘渠
勿反
鐸伯
各反
闕若
穴反
兌研
兮反

奔去
聲

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眾音之綱紀。又金始寒而玉終融，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鐸，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兌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德條見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聖謦則巧也。聖謦則力也。此復以射之巧

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呼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以偏者，由其嚴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魯人。班，列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

軻也。嘗聞其畧也。惡者聲去上聲。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

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子，六等施於國中。天子之制，地方

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

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

秋邾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

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

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

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如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三千八百八十八人卿田三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人而巳次國地

方七十里君十卿祿祿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

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

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八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六十八人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

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

祿足以代其耕也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耕者之所獲一夫

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

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

煨烏 回反 爐徐 刃反 附傳音

乘去 聳

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食音嗣。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為上農。

其所收才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恐按此章之記與周禮三劑不同，蓋不可者，問之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絕，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擬於煨爐之餘，而多出於法儒一時之博會，奈何發其信而句為之解，若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寡，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也。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

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

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

者也。費音秘，般音班。惠公齊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

有之。晉平公之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中 五 卷五 萬章 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楊音 利又 音臘

妻舜 去聲 誦曲 勿反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

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

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屬音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八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 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命

非人君所得尊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送為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

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尊賢尊賢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

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誦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僇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

心也孟子曰恭也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

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

卻也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為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至所以卻之為不恭也曰請無

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

警京
本作
愍今
從書

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以為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

辭問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邪交以道如餽臚則戒周其餽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豚之類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

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

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說書愍徒對反禦止也止人

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幣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暨無凡民二字愍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為烈十四

字語意不倫字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曰今之諸侯

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

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

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而較
如字

淹坊
本作
卷

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我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

也事道莫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曰美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必行道者事也事道莫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去之蓋其去雖不誣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

之仕也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光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行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懸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之為說○孟子曰仕非為

為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懸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之為說

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是去聲下同 仕本為行道而

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饘養者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貧當謂 祿之厚

薄蓋任不為道已非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乎聲柝音 柝行夜

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准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為所宜居也季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負位慕祿而已矣孔子嘗為委吏

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為為反 會云外反

當丁浪反乘去聲茁阻刮反長上聲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之吏也乘田主宛園易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位卑而言

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德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

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

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謂 不仕而食

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原餼謂之寄公 士無爵去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

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故也視其空乏則周師 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曰周之則受

子與通

數音 朔本 能用 下有 也字 糞鳥 悔反

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

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賜謂予之 祿有常數

君所以待 臣之禮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

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

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也亟數也鼎肉熟 肉也卒末也標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

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已也臺 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又不能養乎曰敢問國君

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

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

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 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頽猥貌堯

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學去聲。能養

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為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

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

敢見於諸侯。禮也。

質與齊同。傳通也。質者。士執堆。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慕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

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

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

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

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為並去聲。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

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

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

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與來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發息浪反。說見前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庶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

帛曰旃。士謂已仕者。文能為旃。析羽而注於旃。于之首曰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

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

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人而閉之門也。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砥，如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砥。底詩作砥之履底。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砥石之言其平也。夫言其直也。視視以為法也。引此以證

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為

旃音

詳志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勉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與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賢是以又者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為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為一世之士矣齊

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

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

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王勃

然變乎色勃然變色貌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言也王色

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君臣義合

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可見位異權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任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委在權力之不一

中

孟

卷五

萬幸

二十八

廣益書局校印

同不可執
一論也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凡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柷楛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

柷楛。柷音杯，楛音王。國反。性者，全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柷楛，屈木所為者。庖廄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柷楛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孟子曰：子能順杞柳

之性而以為柷楛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柷楛也。如將戕賊

杞柳而以為柷楛，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

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告子曰：性

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地端反。湍，波流湍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孟子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之

柷居 旅反 匪音 移錄 人九 反

滌音 蚤

下

孟

卷六

廣益書局校印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

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踴跳也。顙頭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

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聲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

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白之為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平聲再問。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性矣。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縲戾。紛紜解體。而此章之說。其本

辨川
上聲

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蠢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於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於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

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

最
免音

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 為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為白也曰異於

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

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 疑行季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

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 不異而長 馬與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則愛之秦人

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

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 敬主於長故義在外曰者秦人

之免無以異於者吾免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免亦有外

與者與嗜同大音扶 言長之者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皆 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困莽而 不得其 正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之說也 孟季子之言而不達故論之曰行

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 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

非由內也

長上聲。伯養也。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卷。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養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

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

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

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者父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旨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

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

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

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

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商王子元氣疑此或有誤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學年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乃所謂善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木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

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惡去聲舍上聲提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

鑠以火銷金之各自外以至內也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速由不思不求而不思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

耳不同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好是懿德好去聲詩大雅蒸

民之為蒸詩作蒸眾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夷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二說皆不謬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邪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可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

者然也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天弊麥播種而耰之其地

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

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言此者年稔音是饒音是及也楚人也規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死音時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黃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黃音履其聲雖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道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

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於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

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

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

下以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

無目者也。姣古卯反。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

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

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

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

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

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孽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

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禁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魯哀公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鬻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木也。言山不雖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從而嘗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矣，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芽，而牛羊又收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所以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

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出人心其理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

寢音

鄉惟心之謂與

合音格與字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毋其加使

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曉則此心常在無過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故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捨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港

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乃宜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或向長怪也玉疑指齊王 雖

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

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易去聲暴步下反見音曉○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

暴之也我退則語欲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知之何哉 今夫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

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

致志惟奕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

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

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為是之為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以繩繫夫而射也○程子為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聖德

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蹠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眾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

我所欲也能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

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

者也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

也死亦我所欲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

生取義之意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者甚於生死者乃秉義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義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

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由其必有秉義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是故所欲有

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

者能勿喪耳喪去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

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吐音

音翠

喪易

並去

擊

種上聲

食音嗣嗙呼故及蹠子六矣。豆木器也嗙嗙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蹠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以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存人皆有之也

萬鍾

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為去聲與平聲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眾入所以畏之由此三者蓋

理表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

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言三者

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其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嗙嗙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

省察

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春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殺獲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

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入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

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教而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表在其申矣。

學問之道無他

下

五

卷六

告子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惑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

言其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

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

為指之不若人也。

信與伸同為去聲。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

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惡去聲。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

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

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手所握也桐梓木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

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

然欲考其所養之善不善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

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

養其楨棘則為賤場師焉。舍上聲楨音豐。棘音武。場師治場圃者。楨棘也。楨棘皆美材也。楨棘小者非美材也。養其一指而失

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狼善觸疾則不能故。以為失肩背之喻。飲食之人則人賤

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

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

賤害貴也。○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

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

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

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目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矣。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蔽。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

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地。甚不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

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與俯仰。無塊人於其間。豈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修其天爵。以為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

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修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貴於己者。謂天爵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

之。入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之。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音節。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詩云。既醉以酒。既飽

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惠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善言所謂譽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

者。則外物輕。

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

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深助於不仁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志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

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萑音蹤稗音蒲實反夫音扶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

熟則反不如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羿之教

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毅古候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毅大匠誨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

告子章句下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

孰重任人復問也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

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

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答字何有不難也不揣其本

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本謂上寸之木不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

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鈞帶鈞也。金本重而

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

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當同。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

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吳翹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

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

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紵音軫，樓音異。紵，良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此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

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可枉。曹爰問曰：人皆可以為

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爰，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爰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

差楚 宜反

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

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

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鵠，鵠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鵠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

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

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

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堯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

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處率。必其進見之賄，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曰：交得見於鄒君，可

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者，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

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堯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亦不肖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

下

孟

卷六

告子

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

申后，廢宜臼，於是宜臼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鬪弓

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

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已

夫高叟之為詩也。鬪與鬪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通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何以不怨

親之過大而无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孰大？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宋控將之楚，孟

子遇於石丘。控口莫反。宋姓。石丘地名。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魯士年矣，春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楚構

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

辨蒲 味反

新刑 堅二 音稅 強上 聲賂 古活 反舍 上聲

王我將有所遇焉。

說音稅。時宋楚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接莊子書。有宋新者，禁攻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救，強賂不舍，蘇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

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詔，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

也。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

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

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樂音洛。下同。

先生以仁

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

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

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

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王去聲。

此章言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

下同趙氏曰季任往晉之弟任君朝會於隣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凡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

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際而問之問曰

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之為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

若季子攝守者位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畫周書浴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等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享慈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廬子悅

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地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

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

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華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忘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

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華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忘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孟子曰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

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揚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

進之也湯室有伐桀之意徵其進伊尹以事之也徵其悔過還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就桀也入歸之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

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前也滋甚若是

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榎子柳世柳也削地見侵奪也見議孟子雖不亦未必能有為也曰虞不用百里奚

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字聲百里奚事見前篇曰昔

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

其功者髡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其妻哭之哀國俗變善哭以此讓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

名繇駒齊人善歌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其妻哭之哀國俗變善哭以此讓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遺音

異音

膳音

頌音

同

括音
哀

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

固不識也。

稅音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是以女樂遺魯。魯君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故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去。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兒之所能識哉。○尹氏曰。得子兒不當在。亦不當識。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大彭。豕蒙。周齊桓晉文。鄭玄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

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

掎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

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撻諸

敵去聲上
帥所
外反
下帥
所律
反

官本
與春
秋傳
饋皆
作積

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辭與闕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括充聚。

敵也。謀害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後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攘。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謀。言起將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敵血。初命曰。誅

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

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

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

五霸之罪人也。敵所治反。籟音哀。好去聲。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積書加於牲上。宣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塞賓客也。旅行旅也。皆

當有以待之。不可忽也。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塞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隣國也。無遏糴。隣國

凶。蓋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

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畏君

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慮導之者，逢君之惡也。○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義，亦若此也。雖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其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哉。○魯欲使

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

堯舜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人事。凡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

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常。滑釐，慎子名。曰：

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

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得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常制也。周公之封

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

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今魯方

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

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

不殺人而取之也。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

也。○為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同。皆同。辟，開聲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

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約，要也。結也。

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爭奪而至。

於危亡也。○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息嗜欲，與童僕同苦樂。

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額。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萬室之國，

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以詰室而圭亦知其不可也。曰：夫貉，五穀不

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旱熟，故生之，養殖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

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倫無官者是無事。陶以寡且不可以為

國况無君子乎。因其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

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

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水白圭為之築堤。塞而逆之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

道也。順水之性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水處也。水逆行。

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

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信也。與諫同。惡乎。執言凡事首且無所執持也。○魯欲

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道之符也。公孫丑曰。樂正

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也。丑問也。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去聲。下同。好善足乎。丑問也。曰。

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

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

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

欲治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諫多聞之士遠則

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己之長而責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

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文樂而不朝則去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圃公仰視蜚塵而後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

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

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

之於民固有周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

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沈○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案傅舉於士舉之膠鬲舉於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

為令尹百里奚舉見前篇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曾益增同一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曾益也動心忍性謂棟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賦以

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起不能觸於幾微故必重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擊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撓同○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去輔弼之

賢士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亡於安樂也樂音洛○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用窮撓撓能堅人之

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

誨之而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遂自終

背音 佩 坊本 橫作 衡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

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天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

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合。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夭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言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有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

言謂之性。自行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違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請已矣。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

之下。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曰。求

與坊本作及

造音起

聲去

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適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

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未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意惡具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強勉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少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識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

者多者多○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為機械變詐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疏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孟子曰古之賢

分去 聲 坊本 之實 句然 字通 丁坊 也坊 本坊 既習 矣坊 本坊 既習 矣坊 既習 矣坊

坊本亦通
下有

見音現

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

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

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史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去不枉道。而求利二者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

吾語子遊。句音鈞。好語賢去聲。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囁囁。人不知亦囁囁。趙氏曰。囁囁自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囁囁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囁囁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貴。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羞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拘乎外物之誘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溢。此尊德樂義見

於行事之實也。窮不失義。故士得之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今素

望其與道致治而令果如所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見謂名實之著顯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孟子曰。待文

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

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

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

下

孟

卷七

盡心

三

廣益書局校印

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欲音坎。附益也。韓魏晉卿室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孟子曰。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曰。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備殺乘屋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不欲生之也。除害害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雖民不怨。其不怨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

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老反。驩虞。與欲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遠道。子譽

之。若王者則如天亦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堯民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

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謂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魯之耕歷山。而田者避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丘斯丘。道斯行。經

斯於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

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仁言。謂

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如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為法度禁令。所以制其

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得百姓足。而君無不足。

苦讀 如監 音古 厥音 甄居 延反 罅虛

去上 聲啼 符勿 反

詩反
關去
聲

豕音
始

處音
杵

狗坊
本誤
狗

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意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

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也孩提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

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行去聲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明沛然之中萬理畢具三有以順則其應甚速而無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

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五刀斧擗害者德之慧術知者指之知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

能動心思性增益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狗以為

下

孟

卷七

畫心

五

廣益書局校印

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春春於此而不忘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有天命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民春無位之稱箕金蓋天理乃天之凶故謂之天民必其導行於天然後行之不

然則寧漫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伊呂之徒有大入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德威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天

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客悅悅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任而物無不悅惟聖者能之

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

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志則驗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盡得一世明層之才而後所樂乎己者教而食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服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

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林氏曰此三樂者一條於天一條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

不可不勉也○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大行無夫不被其事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分去聲分者所得

聲 覆去

作音 昨漸 也 將坊 本或 作亦

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音粹見音現盎息浪反。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德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

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晬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

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

盎盎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國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此是而有所加損也。○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

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也蓋及己歸謂己之所願發見前篇五畝之宅樹牆

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

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

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

謂之凍餒。天子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雜也。趙氏曰。

善養老者。教道之使可以養其老。非家賜而益之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故齊去聲。

易治也。曷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矣。 民非水火

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

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者乎。馬於虞反。水火民

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君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

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此言聖人之道本也。

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

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

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

文章。外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

規 見音

治平 聲

閒坊
本作
謂

坊本
踵字
白利
天下
為之
白
賢者
坊本
作賢
入

之徒也

李華勤勉之意言雖不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也欲知

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纔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

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難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尺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子曰楊子

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

以二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程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子莫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處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也所

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處則中央為中一處則應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亨

事物物皆有自然之理不待安排安排者則不中矣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害去聲賊害也為我害

仁兼愛言執中者當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尚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尚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細都有闕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闕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

道為稷顏回易地則肯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

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

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

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介為分辯之意，柳下惠進不隱，必以其道，道佚不為，既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孟

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壁，掘音勿，與

仞同。○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知堯、孝不知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大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曰：堯舜

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堯舜天性渾然，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久

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病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神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

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子不順

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子不狎，子不順，商書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

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曰：詩曰：

澤上

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

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餐，七丹反。詩：魏風伐檀之篇，嘉賓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管、陳相彭更之意同。○王子執問曰：士何事？執，丁念反。執，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皆有所事。空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曰：尚志。尚，高也。志，意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貴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曰：何

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

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孟子曰：仲子。

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

大焉。去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飢。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

設於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桃應問曰：舜為天子，

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受父命，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一 廣益書局校印

極非以為真
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言鼻陶之心。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也。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與平聲。與平聲。與平聲。曰。

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言鼻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則舜

如之何。桃應問也。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

終身。訖然樂而忘天下。躋音提。訖與欣同。樂音洛。躋草履也。遵猶也。言舜之心。知有父母而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

發。○此章言為王者。但知有法而不知父子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孟子自范之

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

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孟子曰。張郭曾云。羨文也。王

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

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現於面。益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德也。魯君之宋。呼於垓澤之門。

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垓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奉養 運養 去聲

處音 并

見音

食音嗣畜許六容。天接也。畜養也。獸為大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幣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而後有也。

幣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以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時以幣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包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止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可以踐形矣。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菽之喪，猶愈於已乎？

猶，止也。猶猶也。

孟子曰：是猶或紆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紆，之忍反。紆，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子所謂教之孝弟者，如此。指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為者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妃嬪於嫡母，而不致終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五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綵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除，故問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

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傅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說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表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聲去

押

音

聲

去

音

聲去

押

音

聲

去

音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三

廣益書局校印

去聲 緣去 聲 殖坊 本作 植按 正韻 殖植 同已 坊本 作也 見音 現易 去聲

及之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有如時雨化之

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以者雨靈之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有私淑艾者艾音入私

艾治也入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

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犬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

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孳音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音候反率音律彀音率彀音

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躍躍而見如前矣中

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有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豈不可抗高不可恥

語不能顯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

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 ○公都子曰滕

離去 聲

聲 惡去

分去 聲差 音雌

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子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

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

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趙氏曰：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孟子曰：於

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

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孟子曰：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

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厚薄。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

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

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

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溥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

知務飯扶晚反。敬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居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飯餼大饑流糶長數不敬之大者也。商決誓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

事有序。費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編知人之所知。猶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 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王以土地之故。靡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其民使之戰。闕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甲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序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遠親。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孟子曰。召陵之師。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曰。吾於武成。

程子曰。戴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寧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春楯

溥上

聲漂

音靚

兩如

乾音

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杵也。或作鹵。楯也。武

倒戈。攻子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畏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王之事明之。如兩車觀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書秦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

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馬於度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

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下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惡反。果說文作媧。高果反。飯食也。糗乾

下

孟

卷七

盡心

十七

廣益書局校印

補也茹亦食也務畫衣也二女亮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

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問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入耳其言實與自嘗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識察非常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身不行道者以行言

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今不行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

邪世不能亂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

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者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及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

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空虛言若無人然無禮義則天下

亂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足以其道矣○孟

去聲 以行 之行 去聲

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言不仁之人。其私智可以盜

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上民之心。邪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

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藏。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

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厥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得惠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

年不順成。入。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

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自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

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重受之也。餘見前篇。 ○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

坊本
程上

下
孟
善七
盡心
十九
廣益書局校印

無因
或上
有因

當坊
本作
多
價坊
本作
項

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

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浙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

子曰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危與危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

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隔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訛理賴也今按漢書無稽方言亦訓賴孟子曰無傷也士憎

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訛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韓之篇也憤懣憂怨愠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

語辭隔聲也問聲問也本言文王事是矣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蓋其在我者而已○孟子曰賢者以其

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日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音曼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於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為間不用

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曼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條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於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

少有間斷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孟子曰何以言

紐泥
久反
涂與
逐通

觸音
出反

之曰以追逐音堆音禮○豐氏曰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是也蓋者蓄不盡也言禹時鐘在

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輶也兩馬

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輶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

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蓋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

其是也○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後又反○

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構

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馮觸也笑之笑其

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

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節即限制則是亦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

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

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安與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惡按所稟者厚而清則

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桓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胎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

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惡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

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子

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書矣○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

人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齊人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曰可欲之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

可惡則不可欲有諸己之謂信凡所謂信皆實有之知惡惡是知好好色是則可謂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

謂善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精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

而化之之謂聖大而能化使其大毒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聖而不可

知之之謂神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蓋在

之間觀其從於子殺則其有諸己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忘仁無惡而不致於樂所以但為善

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

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孟子曰逃墨

胃音 網京 拒本 距去 聲

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氏務外而不清。楊氏太簡而近虛。故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

者。謂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彘。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蓋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

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

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

王者。殃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

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括。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

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

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者有業。而末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

度與 度同 音樓

端坊 本作 審

坊本 達上 無以 守

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古聲與。字聲。夫子知宗。猶讀為。故余者非。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處置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

物如此。孟子答之。而或人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孟子曰。人

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

為。義也。惻隱羞惡之心。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義矣。 人能充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

也。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也。窬。窟也。皆為盜之事也。能推其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備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

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入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

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無所虧缺。則無道而非義矣。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誦之也。可以言而

不言。是以不言誦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誦。音奉。誦。採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誦。即此意也。便接隱點。皆有意採取於人

是亦穿窬之類。然其重隱微。人所易忽。故續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

也。

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若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者如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動容周旋中禮者，

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

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中為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非有意而為之，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孟子曰：說

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當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辭遠也。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

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槐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來去聲。稷猶

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別於前者，方一文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然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孟子

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實小，而圓，又謂之羊矢。來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

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

何謂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

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彘而切之為膾，炙肉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

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顛不能改其甚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

慙克
角反

狂獯乎。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

必得。故思其次也。獯音緝。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
作行。獯作獯。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琴張名宗。字子張。子桑戶琴張。陸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益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
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冬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何以謂之

狂也。萬章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嘒火交反。行去聲。嘒嘒。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
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真聖人之志同。便是充與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

也。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者有志。有為也。獯
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躬。厚潔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

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慙字。皆讀作原。謂諛諂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
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純就為害深。慮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曰。

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為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闔然媚於世也者。

是鄉原也。行去聲。踴其為反。聞音卷。踴踴。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義狂者曰。何用如此。膠膠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獵者曰。何必如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既生於此。

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聞如卷人之。卷。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必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

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原亦護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

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為風俗。頽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慕也。汙。濁也。非。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似

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

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莠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獵。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惡其亂德。君子

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復也。經。常也。庶。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起於。

善也邪惡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惡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忘大而可與進途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慮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

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

然亦有過遠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

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

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散宜生及散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遠未登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

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

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鄉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

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

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存而又以

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頤伯淳為洛公文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汲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

稱去

下

孟

卷七

盡心

三十

廣益書局校印

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實為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有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編以興起斯文為己任辨異端開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斯名之稱情也哉

曰知其所以月無之心其所能。子夏曰：

孟子曰：『盡心則知天，盡性則知人，此即所謂『知天知地知君親長知百姓』也。』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七號購四書二冊大洋肆角

孟子卷七終實價一毛四

